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二十二回 晤雙親芳心驚噩夢 完大事矢志卻塵緣

上回書表的是安、何兩家忙著上路，鄧、褚兩家忙著送別，一邊行色匆匆，一邊離懷耿耿，都已交代明白。一宿無話。次日，何玉鳳黎明起來，見安太太婆媳合張太太並鄧九公的那位姨奶奶都已梳洗，在那裡看著僕婦丫鬟們歸著隨身行李。只有褚大娘子不在跟前，姑娘料是他那邊張羅事情不得過來，自己便急急的梳洗了，要趁這個當兒先過去拜辭九公合褚大娘子，敘敘別情。及至問了問那姨奶奶，才知他父女兩個起五更就進山照料起靈去了。玉鳳姑娘聽了，說道：「我在這地方整整的住了三年，承他爺兒兩個多少好處，此去不知今生可能再見，正有許多話說，怎麼這樣早就走了？走也不言語一聲兒呢？」安太太道：「九公留下話了，說他們從山裡走，得繞好遠兒的呢。他同他家姑爺、姑奶奶合你大兄弟都先去了，留下你大爺在這裡招護，咱們娘兒們就從這裡動身，到碼頭上船等著。左右到了船上，他爺兒兩個也要來的，在那裡的有多少話說不了呢！」

姑娘聽了無法，只得匆匆的同大家吃些東西，辭了那位姨奶奶，收拾動身。

來到大廳，安老爺正在外面等候，早有褚家的人同戴勤、隨緣兒、趕露兒一班人把車輛預備在東邊那個大院裡。安老爺便著人前面引路，一行上下人等就從那大院裡上了車。當下安太太同玉鳳姑娘同坐一輛，張太太同金鳳姑娘同坐一輛，安老爺看眾人都上了車，自己才上車，帶了戴勤等護送同行。

便從青雲堡出岔道口，順著大路奔運河而來。通共十來裡路，走了不上半個時辰，早望見渡口碼頭邊靠著三隻大太平船合幾只伙食下船。晉升、梁材、葉通一班人都在船頭伺候。又有鄧九公因安老爺帶得人少，派了三個老成莊客，還帶著幾個笨漢，叫他們沿途幫著照料，直送到京，這班人見車輛到了碼頭，便忙著搭跳板，搬行李。安老爺把大家都安頓在安太太船上。玉鳳姑娘雖然跟他父親到過一蕩甘肅，走的卻是早路，不曾坐過長船；如今一上船，便覺得另是一般風味，耳目一新。

張太太進門就找姑娘的行李，張姑娘道：「媽合姐姐都在那船上住，行李都在那邊呢。」張太太道：「我倆不在這兒睡呀？那麼說我家走罷，看行李去。」說著，望臥艙裡就走。安太太道：「親家，不忙，那船上有人照看。你方才任甚麼沒吃。

等吃了飯再過去不遲。」他道：「我吃啥飯哪？我還不是那一大碗白飯！等回來你大伙兒吃的時兒，給我盛過碗去就得了。」說著，早過那船去了。

大家歇了一刻，只見褚大娘子先坐車趕來。一進艙門便說：「敢則都到了，我可誤了，誰知這一繞，多繞著十來裡地呢！」因又向玉鳳姑娘道：「道兒上走得很妥當，你放心罷！倒真難為我們這個大少爺了，拿起來三四十里地，我們老爺子合你姐夫倒還換替著坐了坐車；他跟著靈，一步兒也不離。我那樣叫人讓他，他說不吝，又說二叔吩咐他的，叫他緊跟著走。你們瞧著罷，回來到了這裡，橫豎也過癮了。」

安太太道：「他小孩子家，還不該替替他姐姐嗎！」玉鳳聽了，心上卻是十分過不去。正待合褚大娘子說話，忽聽他問道：「張親家媽那裡去了？」張姑娘道：「他老人家惦著姐姐的行李，才過那船上去了。」褚大娘子道：「真個的，我也到那邊看看去。」說著，起身就走。玉鳳姑娘說：「你到底忙的是甚麼，這等慌神似的？」一句話沒說完，褚大娘子早站起來出艙去了。

不一時，晉升進來回說：「何老太太的靈已快到了碼頭了。」安老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得上岸迎一迎。你大家連姑娘且不必動，那邊許多人夫擁擠在船上，沒處躲避，索興等安好了再過去罷。」說著，也就出去。少時靈到，只聽那邊忙了半日，安放妥當，人夫才得散去。船上一面榻榻，擺桌椅，打掃乾淨，安老爺才請玉鳳姑娘過去。安太太合張姑娘也陪過去。

姑娘進門一看，只見他母親的靈柩，包裹的嚴密，停放的安穩，轉比當日送他父親回京倍加妥當，忙上前拈香磕頭告祭。因是合安老爺一家同行，便不肯舉哀。拜過起來，正要給眾人叩謝，早不見了褚大娘子，因問：「褚大姐姐呢？索性把師傅也請來，大家一處敘敘。」安老爺道：「姑娘，你先坐下，聽我告訴你。九公父女兩個因合你三載相依，一朝分散，不忍相別；又恐你戀著師弟姊妹情腸，不忍分離，倒要長途牽掛，因此早就打定主意，不合你敘別。他兩個方才一完事就走了，此時大約走出好遠的去了。」說話間，只聽得噹噹當一片鑼響，嘩拉拉扯起船篷，那些船家叫著號兒點了一篙，那船便離了岸，一隻只蕩漾中流，順溜而下。

此時姑娘的烏雲蓋雪驢兒是跟著華忠進了京了，銅胎鐵背的彈弓是被人借了去仗膽兒去了，只剩了一把雁翎刀在後艙裡掛著，就讓拿上他嗖的一聲跳上房去，大約也斷沒那本領撲通一聲跳下水去，只得呆呆望了水面發怔。再轉念一想，這安、張、鄧、褚四家，通共為我一個人費了多少心力，並且各人是各人的盡心盡力，況又這等處處週到，事事真誠，人生在世，也就難得碰著這等遭際。因此他把離情打斷，更無多言，只有一心一意跟著安老爺、安太太北去。安老爺便托了張太太在船伴著姑娘，又派了他的乳母丫鬟，便是戴勤家的合隨緣兒媳婦，帶著兩個粗使的老婆子伺候。安太太又把自己兩個小丫頭一個叫花鈴兒的給了玉鳳姑娘，一個叫柳條兒的給了他媳婦張金鳳。這日安老爺、安太太、張姑娘便在船上陪著姑娘，直到晚上靠船後才各自回船。只苦了安公子，腳後跟走的磨了兩個大泡，兩腿生疼，在那裡抱著腿哼哼。

話休絮煩。從這日起，不是安太太過來同姑娘閒話，便是張姑娘過來同他作耍，安老爺也每日過來望望。這水路營生不過是早開晚泊，阻雨候風。也不止一日，早到了德州地面。

卻說這德州地方是個南北通衢人煙輻輳的地方。這日靠船甚早，那一輪紅日尚未銜山，一片斜陽照得水面上亂流明滅，那船上桅桿影兒一根根橫在岸上，趁著幾株疏柳參差，正是漁家晚飯，分明一幅畫圖。恰好三隻船頭尾相連的都順靠在岸邊。那運河沿河的風氣，但是官船靠住，便有些村莊婦女趕到岸邊，提個籃兒，裝些零星東西來賣，如麻繩、棉線、零布、帶子，以至雞蛋、燒酒、豆腐乾、小魚子之類都有，也為圖些微利。

這日，安太太婆媳過玉鳳姑娘這船上來吃飯。安太太見岸上只是些婦女，那天氣又不寒冷，便叫下了外面明瓦窗子，把裡面窗簾也吊起來，站在窗前，向外合那些村婆兒一長一短的閒談。問他這裡的鄉風故事，又問他們都在那鄉村住。內中一個道：「我那村兒叫孝子村。」安太太道：「怎麼得這等一個好名兒？想必你們村裡的人都是孝順的。」他道：「不是這麼著。這話有百十年了，我也是聽見我那老的兒說，說老年哪有個教學的先生，是個南直人，在這地方開個學館，就沒在這裡了。他也沒個親人兒，大伙兒就把他埋在那亂葬崗上子咧。落後來他的兒作了官，來找他父親來，聽說沒了，他就挨門打聽那埋的地方，也沒人兒知道。我家住的合他那學堂不遠兒，我家老公公可倒知道呢，翻屍倒骨的，誰多這事去？也就沒告訴他在那兒。他沒法兒了，就在漫荒野地裡哭了一場，誰知受了風，回到店裡一病不起，也死了，我村裡給他蓋了個三尺來高的小廟兒。因這個，大家都說他是孝子孝子的，叫開了，就叫孝子村。」

安太太聽著，不禁點頭贊歎。姑娘聽了這話，心裡暗道：「原來作孝子也有個幸不幸，也有個天成全不成全。只聽這人身為男子，讀書成名，想尋父親的骸骨，竟會到無處可尋，終身抱恨。想我何玉鳳遇見這位安伯父，兩地成全，一丘合葬，可見『不求人』的這句話斷說不起。」這等一想，覺得聽著這些話更有滋味，不禁又問那村婆兒道：「你們這裡還有照這樣的故事兒，再說兩件我們聽聽。」

又一個老些的道：「我們德州這地方兒古怪事兒多著咧！古怪再古怪不過我們州城裡的這位新城隍爺咧！」姑娘笑道：「怎麼城隍爺又有新舊呢？」那人道：「你可說麼！那州那縣都有個城隍廟，那廟裡都有個城隍爺，誰又見城隍爺有個甚麼大靈應來著？我這裡三年前頭，忽然一天到了半夜裡，聽見那城隍廟裡，就合那人馬三齊笙吹細樂也似的，說換了城隍爺，新官到任來咧。起那天，這城隍爺就靈起來了：不下雨，求求他，天就下雨；不收成，求求他，地就收成；有了蝗蟲，求求他，那蝗蟲就都飛在樹上吃樹葉子去了，不傷那莊稼；到了誰家為老的病去燒炷香、許個願，更有靈應。今年年時個，我們山裡可就出了一隻磅大的老虎，天

天把人家養的豬羊拉了去吃。州裡派了多少獵戶們打他，倒傷了好幾個人，也沒人敢惹他。大伙兒可就去求他老人家去了。那天刮了一夜沒影兒的大風，這東西就不見了。後來這些人們都到廟裡還願去了，一開殿門，瞧見供桌前頭直挺挺的躺著比牛還大的一隻死黑老虎，才知道是城隍爺把他收了去了。我們那些鄉約地保合獵戶們就報了官，那州官兒還親身到廟裡來給他磕頭。

聽說萬歲爺還要給他修廟掛袍哩。你說這城隍爺可靈不靈！」

姑娘向來除了信一個天之外，從不信這些說鬼說神的事，卻不知怎的，聽了這番話，像碰上自己心裡一樁甚麼心事，又好像在那裡聽見誰說過這話的似的，只是一時再想不起。說著，天色已晚，船內上燈，那些村婆兒賣了些錢各自回家。安太太合張姑娘便也回船，玉鳳姑娘合張太太這裡也就待睡。

一路來，張太太是在後艙橫牀上睡，姑娘在臥艙牀上睡，隨緣兒媳婦便隨著姑娘在牀下搭地鋪，當下各各就枕。可煞作怪，這位姑娘從來也不知怎樣叫作失眠，不想這日身在枕上，翻來覆去只睡不穩，看看轉了三鼓，才得沉沉睡去，便聽得隨緣兒媳婦叫他道：「姑娘，老爺、太太打發人請姑娘來了。」姑娘道：「這早晚老爺、太太也該歇下了，有甚麼要緊事半夜裡請我過船？」隨緣兒媳婦道：「不是這裡老爺、太太，是我家老爺、太太，從任上打發人請姑娘來的。」姑娘聽了，心裡恍惚，好像父母果然還在，便整了整衣服，不知不覺出了門。不見個人，只有一匹雕鞍錦轡的粉白駿馬在岸上等候。

姑娘心下想道：「我小時候隨著父親，最愛騎馬，自從落難以來，從也不曾見匹駿馬。這馬倒象是個怪物，待我試他一試。」

說著，便認鑿扳鞍上去。只見那馬雙耳一豎，四腳凌空，就如騰雲駕霧一般，耳邊只聽得唵唵的風聲，展眼之間落在平地，眼前卻是一座大衙門，見門前有許多人在那裡伺候。姑娘心裡說道：「原來果然走到父親任上來了。只是一個副將衙門，怎得有這般氣概？」心裡一面想，那馬早一路進門，直到大堂站住。

姑娘才棄鑿離鞍，便有一對女僮從屏風迎出來，引了姑娘進去。到了後堂，一進門，果見他父母雙雙的坐在牀上。姑娘見了父母，不覺撲到眼前，失聲痛哭，叫聲：「父親！母親！你二位老人家撇得孩兒好苦！」只聽他父親道：「你不要認差了，我們不是你的父母。你要尋你的父母，須向安樂窩中尋去，卻怎生走到這條路上來？你既然到此，不可空回，把這樁東西交付與你，去尋個下半世的榮華，也好准折你這場辛苦。」說著，便向案上花瓶裡拈出三枝花來。原來是一枝金帶圍芍藥，一枝黃鳳仙，一枝白鳳仙，結在一處。姑娘接在手裡，看了看道：「爹娘啊！你女兒空山三載，受盡萬苦千辛，好容易見著親人，怎的親熱的話也不合我說一句，且給我這不著緊的花兒？況我眼前就要跳出紅塵，我還要這花兒何用？」

他母親依然如在生一般，不言不語，只聽他父親道：「你怎的這等執性？你只看方才那匹馬，便是你的來由；這三枝花，便是你的去處。正是你安身立命的關頭。我這裡有四句偈言吩咐你。」說著，便念了四句道：

「天馬行空，名花並蒂；來處同來，去處同去。你可牢牢緊記，切莫錯了念頭！我這裡幽明異路，不可久留，去罷！」

姑娘低頭聽完了那四句偈言，正待抬頭細問原由，只見上面坐的那裡是他父母？卻是三間城隍殿的寢宮，案上供著泥塑的德州城隍合元配夫人，兩邊排列著許多鬼判。嚇得他攥了那把花兒，忙忙的回身就走。將出得門，卻喜那匹馬還在當院裡，他便跨上，一轡頭跑回來，卻是失迷了路徑。

正在不得主意，只聽路旁有人說道：「茫茫前路，不可認差了路頭！」姑娘急忙催馬到了那人跟前，一看，原來是安公子。又聽他說道：「姐姐，我那裡不尋到！你父母因你不見了，著人四下裡尋找，你卻在這裡頑耍！」姑娘見公子迎來，只得下馬。及至下了馬，恍惚間那馬早不見了。安公子便上前攙他道：「姐姐，你辛苦了！待我扶了你走。」姑娘道：「哇！豈有此理！你我男女授受不親，你可記我在能仁寺救你的殘生，那樣性命呼吸之間，我尚且守這大禮，把那弓梢兒扶你；你在這曠野無人之地，怎便這等冒失起來？」公子笑道：「姐姐，你只曉得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，你可記得那下一句？」姑娘聽了公子這話，分明是輕薄他，不由得心中大怒，才待用武，怎奈四肢無力，平日那本領氣力一些使不出來，登時急得一身冷汗，「噯呀」一聲醒來，卻是南柯一夢！連忙翻身坐起，還不曾醒得明白，一手攥著個空拳頭，口裡說道：「我的花兒呢？」

只聽隨緣兒媳婦答應道：「姑娘的花兒我收在鏡匣兒裡了。」姑娘這才曉得自已說得是夢話。聽得他在那裡答岔兒，便呸的啐了一口，說：「甚麼花兒你放在鏡匣兒裡？」他卻軒軒的又睡著了。

姑娘回頭叫了張太太兩聲，只聽他那裡酣吼如雷，睡得更沉。自己披上衣裳坐起來，把夢中的事前後一想，說：「我自來不信這些算命打卦圓夢相面的事，今夜這夢作的卻有些古怪！分明是我父母，怎的不肯認我？又怎的忽然會變作城隍呢？這不要是方才我聽見那村婆兒講甚麼舊城隍新城隍咧鬧的罷？」想了半日，又自言自語的道：「且住，我想起來了，記得在青雲山莊見著我家奶公的那日，他曾說過當日送父親的靈到這德州地方，曾夢見父親成神，說的那衣冠可就我夢中見的一樣，再合上這村婆兒的話，這事不竟是有的了？但是既說是我父母，卻怎麼見了我沒一些憐惜的樣子，只叫我到安樂窩另尋父母去？我可知道這安樂窩兒在那裡呢？再說又告訴我那匹馬、那三枝花便是我的安身立命，這又是個甚麼講究呢？到了那四句話，又像是簽，又像是課，叫人從那裡解起？這個葫蘆提可悶壞了人了！」

姑娘本是個機警不過的人，如此一層層的往裡追究進去，心裡早一時大悟過來，自己說道：「不好了！要照這個夢想起來，我這番跟了他們來的，竟大錯了！那安樂窩裡面的話可不正合著個『安』字？那安公子的名便叫作安驥，表字又叫作千里，號又叫作龍媒，可不都合著個『馬』字？那枝黃鳳仙花豈不著張姑娘的名字？那枝白鳳仙花豈不又正合著我的名字？那枝金帶圍芍藥不必講，自然應著功名富貴的兆頭，便是安公子無疑了。且莫管他日後怎樣的富貴，怎樣的功名，但是我這作女孩兒的，一條身子，便是黃金無價，一點心，便是白玉無瑕。想我當日在悅來店能仁寺作的那些事，在我心裡，不過為著父親的冤仇，自己的委屈，激成一個路見不平便拔刀相助的性兒。不作則已，一作定要作個痛快淋漓，才消得我這副酸心熱淚！這條心，可以對得起天地鬼神，究竟我何嘗為著甚麼安公子不安公子來著呢！如今果然要照夢中光景撞出這一段姻緣來，不用講，我當日救他的命也是想著他，贈金也是想著他，借弓也是想著他，偏偏的我又一時高興，無端把個張金鳳給他聯成一雙佳耦，更做佛是我想著他才把他配合他，好叫他周旋我。如今象與迤邐迤邐的跟了他來了！就這面子上看，我自己且先沒得解說的，又焉知他家不是這等想我呢？我何玉鳳這個心跡，大約說破了嘴也沒人信，跳在黃河也洗不清，可就完了我何玉鳳的身分了！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又呆了會子，忽然說道：「不要管他，此刻半路途中，有母親的靈柩在此，料無別法。等到了京，急急的安了葬，我便催他們給我找那座尼庵，那時我身入空門，一身無礙，萬緣俱寂，去向佛火蒲團上了此餘生，誰還奈何得我！只是這一路上我倒要遠遠避些嫌疑，密密加些防範，大大留番心神才是道理。」說罷，望了望張太太，又叫了聲隨緣兒媳婦，正在那裡睡得香甜，自己重複脫衣睡下不提。

姑娘覺得自己這個主意玄妙如風來雲變，牢靠如鐵壁銅牆，料想他安家的人夢也夢不到此。那知這段話正被隨緣兒媳婦聽了個不亦樂乎！原來隨緣兒媳婦說那花兒收在鏡匣裡的時候，卻是睡得糊裡糊塗接下語兒說夢話。他說過這句，把腦袋往被窩裡偎了一偎，又著了。及至姑娘後來長篇大論的自言自語，恰好他醒了，聽了聽，姑娘說的都是自己的心事。

他一來怕羞了姑娘；二來想到姑娘自幼疼他，到了這裡，又蒙安老爺、安太太把他配給隨緣兒，成了夫婦，如今好容易見著姑娘，聽了聽姑娘口氣，大有個不安於安家的意思，他正沒作理會處。如今聽見姑娘把夢裡的話自言自語的自己度量，他索興不則一聲裝睡，在那裡靜聽。那話雖不曾聽得十分明白，卻也聽了個大概，他便不肯說破。因大奶奶合他姑娘最好，消了閒兒，便把話悄悄的告訴了他家大奶奶。

那金鳳姑娘聽了，心中一喜一愁。喜的是果然應了這個夢，真是天上人間第一件好事；愁的是這姑娘好容易把條冷腸子熱過來了，這一左性，可怕又左出個岔兒來。因此倒告訴隨緣兒媳婦說：「這話關係要緊，你不但不可回老爺、太太，連你父母、公婆以至你女婿跟前卻不許說著一字。」他嚇得從此便不敢提起。

這個當兒，安老爺、安太太又因姑娘當日在青雲山莊有「一路不見外人」的約法三章，早吩咐過公子，沿路無事不必到姑娘船

上去。及至他二位老人家見了姑娘，不過談些風清月朗，流水行雲，絕談不到姑娘身上的事。即或談到了，談的是到京後怎樣的修墳，怎樣的安葬，安葬後怎樣找廟，那廟要怎樣近便地方，怎樣清淨禪院，絕沒一字的縫子可尋。只這沒縫子可尋的上頭，姑娘又添了一層心事。

他想著是：「他們如果空空洞洞心裡沒這樁事，便該合我家常鎖屑無所不談，怎麼倒一派的冠冕堂皇，甚至連『安驥』兩個字都不肯提在話下？這不是他們有心是甚麼？可見我的見識不錯，可就難怪我要急急的跳出紅塵了。」這是姑娘心裡的事。在安老爺、安太太並不是看不出姑娘這番意思來，心裡想的是：「你我既然要成全這個女孩兒，豈有由他胡作、身入空門之理？自然該辦一片至誠心，說幾句正經話，使他打破迷團，早歸正路才是。但這姑娘可不是一句話了事的人，此刻要一語道破，必弄到滿盤皆空。莫如且順著他的性兒，無論他怎樣用心，只合他裝糊塗。卻慢慢的再看機會，眼下止莫惹他說出話來。」這是安老爺、安太太心裡的事。其實，姑娘是一片真心珍惜自己，安老爺、安太太更是一片真心衛護姑娘。弄來弄去，兩下裡都把真心瞞起來，一邊假作癡聾，一邊假為歡笑，倒弄得像各懷一番假意了。只顧他兩家這等一斗心眼兒，再不想這樁事越發左了！這回書越發累贅了！也不知那作書的是因當年果真有這等一樁公案，秉筆直書；也不知他閒著沒的作了，找著鑽鋼眼，穿小鞋兒，吃難心丸兒，撒這等一個大躺線兒，要作這篇狡獪文章，自己為難自己！

列公，天下事最妙的是雲端裡看廝殺，你我且置身局外，袖手旁觀，看後來這位安水心先生怎的下手，這位何玉鳳姑娘怎的回頭，張金鳳怎的撮合，安龍媒怎的消受，那作書的又怎的個著筆！

閒話休提，言歸正傳。卻說過了德州，離京一日近一日，安老爺便發信知照家裡，備辦到京一應事件。專差趕露兒同了個雜使小廝由旱路進京，大船隨後按程行走。還不曾到得通州，那老人家張進寶早接下來。恰好老爺、公子都在太太船上。張進寶進艙先叩見了老爺、太太，起來又給大爺請安。太太道：「你瞧瞧新大奶奶。」他聽說，便轉身磕下頭去，說：「奴才張進寶認主兒。」張姑娘滿面笑容說：「伺候老爺、太太的人，別行這大禮罷！」公子便趕過去把他扶起來。

老爺道：「這算咱們家個老古董兒了，他還是爺爺手裡的人呢！」因問他道：「你看這個大奶奶我定的好不好？」他道：「實在是老爺、太太疼奴才爺，奴才爺的造化！奴才大概齊也聽見華忠說了，這一蕩，老爺合爺可都大大的受驚，吃了苦勞了神了！」說到這裡，老爺道：「這都是你們大家盼我作外官盼出來的呀！」他又答道：「回老爺，看不得一時，天睜著眼睛呢。慢說老太爺的德行，就講老爺的居心待人，咱們家不是這模樣就完了的。老爺往後還要高升，幾年兒奴才爺再中了，據奴才糊塗說，只怕從此倒要興騰起來了。」

安老爺、安太太聽了他這老話兒，倒也十分歡喜。因問了問京中家裡光景，他道：「朝裡近來無事，也很安靜。華忠到京，奴才遵老爺的諭貼，也沒敢給各親友家送信，連烏大爺那裡差人來打聽，奴才也回復說沒得到家的准信。就只舅太太時常到家來，奴才不敢不回。舅太太因惦記著老爺、太太合奴才爺、奶奶，已經接下來了，在通州碼頭廟裡等著呢。」

老爺道：「很好。」又問：「園裡的事都預備妥當了麼？」他又回道：「那裡交給宋官兒合劉住兒兩個辦的，都齊備了。槓房的人也跟下奴才來了，在這裡伺候聽信兒。奴才都遵老爺的話，辦得不露火勢，也不露小家子氣。請老爺、太太放心。」

老爺忽然想起問道：「那劉住兒你也派他在園裡，中用嗎？」他連忙回道：「老爺問起劉住兒來，竟是件怪事。自從他誤了奴才爺的事，等他剃了頭消了假，奴才就請出老爺的家法來，傳老爺的諭，結結實實責罰了他三十板子。誰知他挨了這頓打，竟大有出息了，不賺錢，不撒謊，竟可以當個人使換了。」

老爺點頭道：「這都很難為你。你歇歇兒也就回去罷，家裡沒人。」他道：「不相干。家裡奴才把華忠留下了，再程師老爺也肯認真照料的。」太太道：「告訴他們外頭，好好兒的給他點兒甚麼吃，他這麼大歲數了，別餓著回去。」他聽了，忙著又跪下說：「太太的恩典。再奴才還得過去見見親家老爺、親家太太，還有何太太太靈前合那位姑娘。請示老爺、太太，奴才們怎麼樣？」老爺道：「靈前你們可以不行禮，姑娘且不必見，到家再說罷，止見見親家老爺就是了。」公子連說：「張爹，你先歇歇兒去罷，站了這半天，船上不好走，不用滿處跑了。」他道：「爺，甚麼話？一筆寫不出倆主兒來，主子的親戚也是主子，『一歲主，百歲奴』，何況還關乎著爺、奶奶呢！如今這些才出土兒的奴才，都是吃他娘的兩天油炒飯就瞧不起主子了。老爺這一回來，奴才們要再不作個樣子給他們瞧瞧，越發了不得了。」公子被他排的也不敢再說。太太道：「你只管去，去歇歇兒，不用忙。」他這才答應了兩個「是」，慢慢退了去。列公，你看，怎的連安老爺家的家人也教人看著這等可愛！這老頭子大約合那霍士端的居心行事就大不相同了。

閒話少說。說話之間，那船一隻跟一隻的早靠了通州龍王廟碼頭。這安老爺此番出京，為了一個縣令，險些撞破家園，今日之下，重歸故里，再見鄉關，況又保全了一個佳兒，轉添了一個佳婦。便是張老夫妻，初意也不過指望帶女兒投奔一個小本經紀的親眷，不想無意中得這等一門親家、一個快婿，連自己的下半世的安飽都不必愁了。至於何玉鳳姑娘，一個世家千金小姐，弄得一身伶仃孤苦，有如斷梗飄蓬，生死存亡，竟難預定，忽然的大事已了，一息尚存，且得重返故鄉。雖是各人心境不同，卻同是一般的歡喜。

當下安老爺便要派人跟公子到廟裡先給舅太太請安去。

正吩咐間，舅太太得了信早來了。船上眾人忙著搭跳板，打扶手，撤圍幕。舅太太下了車，公子上前請安。舅太太一見公子，只叫了聲：「哎喲！外外！」先就紛紛淚落，半日說不上話來。倒是公子說：「請舅母上船罷，我母親盼舅母呢。」他便攙了舅母，後面僕婦圍隨著上了船。

安老爺在船頭見了舅太太，一面問好。早見姑太太帶了媳婦站在艙門口裡面等著，舅太太便趕上去，雙手拉住。他姑嫂兩個平日本最合式，這一見，痛的幾乎失聲哭出來，只是彼此都一時無話。安太太便叫媳婦過來見過舅母。舅太太一把拉住說：「好個外外姐姐！我自從那天聽見華忠說了，就盼你們，再盼不到，今日可見著了！」說著，拉了安太太進艙坐下。公子送上茶來。舅太太才合安老爺、安太太說道：「其實咱們離開不到一年，瞧瞧你們在外頭倒碰出多少不順心的事來！一個玉格要上淮安，就沒把我急壞了，叫他去，又不放心；不叫他去，又怕他愁出個病來。誰想到底鬧了這麼個大亂兒！真要是不虧老天保佑，我可怎麼見姑老爺、姑太太呢！」說著，又擦眼淚。

安老爺道：「萬事都有天定，這如何是人力防得來的？」安太太道：「可是說的，都是上天的恩典。你看我們雖然受了多少顛險，可招了一個好媳婦兒來了呢！」

說話間，恰好張姑娘裝了煙來，舅太太便道：「外外姐姐，你來，我再細瞧瞧你。」說著，拉了他的手，從頭上到腳下打量了一番。回頭向安老爺、安太太道：「可不是我說，我也不怕外外姐姐思量，這要說是個外路鄉下的孩子，再沒人信。你瞧，慢講模樣兒，就這說話兒氣度兒，咱們城裡頭大家子的孩子只怕也少兒的。也是他生來的，大概也是妹妹會調理。」

說到這裡，忽然又問道：「不是說還有何家一位姑娘也同著進京來了嗎？」安老爺道：「他在那船上跟著我們親家太太呢。」

舅太太又道：「可是，這親家太太我也該會會呀。」說著，把煙袋遞給跟的人，站起來就要走。

原來安太太合他姑嫂兩個有個小傲愾兒，便說道：「你怎麼一年老似一年，還是這樣忙叨叨瘋婆兒似的？」舅太太道：「『老要顛狂少要穩』，我不像你們小人兒家，那麼不出繡房大閨女似的！姑太太，等你到了我這歲數兒，也就像我這麼個樣兒了。」安太太道：「不害臊！你通共比我大不上整兩歲，就老了？老了麼？不打……」安太太說到這裡，不肯往下說。

舅太太道：「『不打』甚麼？我替你說罷：『老了麼？不打賣餛飩的！』是不是呀？當著外姐姐，這句得讓姑太太呀！」說的大家大笑，連安老爺也不禁笑了。一面便叫晉升家的過去告訴明白姑娘合親家太太。這個當兒，安太太便在舅太太耳邊說了兩句話，舅太太似覺詫異，又點了點頭，大家卻也不曾留心聽得說些甚麼。

要講何玉鳳合安太太這邊兩船緊靠，只隔得兩層船窗，聽這邊來了位舅太太，也不知是誰，只聽他那說話的圓和爽利，覺得先有幾分對自己的胃脘。見晉升家的過來告訴了，知他一進門定要靈前行禮，便跪在靈旁等候。不一時，安太太婆媳陪了那位舅太太過來，迎門先見過張親家太太，又參罷了靈，便趕過來見姑娘。安太太說：「姑娘，請起來見罷。」戴勤家的扶起姑娘來，低頭道了萬福。原來這舅太太也是旗裝，說道：「姑娘，我可不會拜拜呀，咱們拉拉手兒罷。」近前合姑娘拉手。姑娘一抬頭，舅太太先「哎喲」了一聲，說：「怎麼這姑娘合我們外外姐姐長的像一個人哪？要不是你兩個都在一塊兒，我可就分不出你們誰是誰來了。」姑娘聽了，心裡說道：「這句話說的可不攔當兒。」因又轉念一想，說：「我心裡的為難，人家可怎麼會曉得呢？不要怪他。」

大家歸坐。舅太太坐在上首，便往後挪了一挪，拉著姑娘說：「『親不間友』，咱們這麼坐著親香。」姑娘再三謙讓，安太太便告訴他道：「姑娘，不必讓。這是我大嫂子，無兒無女，雖說有兩房姪兒，又說不到一塊兒。我們兩個最好，他一年倒有大半年在我家裡住著，也就算個主人了。有我這大哥，比你們老爺大。咱們八旗，論起來非親即友，那麼論，你就叫他大娘；論我這頭兒呢，屈尊姑娘點兒，就也叫他聲舅母。」

姑娘聽了，一想：「現在舅太太面前，自然該論現在的。」

便說道：「我自然該隨著我張家妹妹，也叫舅母才是呢。」及至說出口來，敢則自己這句更不攔當兒，一時後悔不來。便聽安太太說道：「那麼咱們娘兒們可更親香了。」因又告訴舅太太，姑娘怎樣的孝順，怎樣的聰明，怎樣的心胸，怎樣的本領。舅太太道：「你們三家子也不知怎樣修來的，姑老爺、姑太太有這麼樣一個好兒子，我們這位何大妹子合張親家一家有這麼樣一個好女兒。我是怎麼了呢？沒修積個兒子來罷了，難道連個女兒的命也沒有？真個的，我前世燒了斷頭香了？」說著，便有些傷慘。

姑娘一看，心裡說：「這個人倒是條熱腸子。且住，我如今是進了京了，大事一完，就想急急的進廟，及至進了廟，安家伯母自然不能常去伴我，這位張親家媽雖說在我跟前諸事不辭辛苦，十分可感，我卻也一口叫他聲『媽』，但是到了京，人家自然要合他女兒親近親近，再他老人家一會兒價那派怯話兒、蠢勁兒，合那一雙臭腳丫兒、臭葉子煙兒，卻也令人難過。看這位舅母的心性脾氣，都合我對得來，他也孤苦伶仃，我也孤苦伶仃，怎的得合他彼此相依，倒也是樁好事！」

姑娘正在那裡一面想，一面端起茶來要喝，戴勤家的看見，道：「姑娘那茶涼了，等換換罷。」說著，走上來換茶。舅太太道：「姑太太派你跟姑娘呢，你可好好兒的伏侍這位姑娘。」戴勤家的笑道：「奴才不敢錯訛。奴才本是姑娘宅裡的人，姑娘就是奴才奶大了的。」舅太太道：「哦，原來呢，還是嬖嬖呢！這麼說，連你都比我的命強了，你到底還合姑娘有這麼個緣法兒呀！」

姑娘一聽這話，又正鑽到心眼裡來了，暗道：「他既這樣，我何不認他作個乾娘，就叫他『娘』，豈不借此把『舅母』兩字也躲開了？」不由的開口道：「舅母這話他那裡當得起！舅母若果然不嫌我，我就算舅母的女孩兒！」把個舅太太樂得，倒把臉一整，說：「姑娘，你這話是真話，是頑兒話？」姑娘道：「這是甚麼事，也有個合娘說頑兒話的？」說著，更無商量，站起來就在舅太太跟前拜了下去。舅太太連忙把他拉起來，攬在懷裡，一時兩道啼痕，一張笑臉，悲喜交集的說道：「姑太太，今日這樁事我可夢想不到！我也不圖別的，你我那幾個姪兒實在不知好歹，新近他二房裡還要把那個小的兒叫我養活，妹妹知道，那個孩子更沒出息兒。我說作甚麼呀？甚麼續香煙咧，又是清明添把土咧，我心裡早沒了這些事情了。我只要我活著有個知心貼己的人，知點疼兒著點熱兒，我死後他掉兩個真眼淚，痛痛的哭我一場，那就算我得了濟了。」

說著，把自己胸坎兒上帶的一個玉連環拴著一個懷鏡兒解下來，給姑娘帶上。還說：「這算不個甚麼，等你脫了孝，我好好兒的親自作兩雙鞋你穿。」姑娘又站起來謝了一謝。

安太太道：「你站著。我們費了不是容易的事，把姑娘請來，算叫你捨了去了。」舅太太道：「這可難說，各自娘兒們的緣法兒。」說著，右手拉著姑娘的左手，左手拍著他的右肩膀兒，眼望著安太太婆媳道：「今日可合你們落得起嘴了，我也有了兒女咧！」安太太道：「也好，你也可以給我分分勞。」

因合玉鳳姑娘說道：「大姑娘，你要合他處長了，解悶兒著的呢。第一，描畫剪裁，紮拉釘扣，是個活計兒他沒有不會的；你想想個甚麼吃，他還造的一都的好廚；再沒了事兒，你聽罷，甚麼古記兒、笑話兒、燈虎兒，他一肚子呢！你有本事醒一夜，他可以合你說一夜。那是我們家有名兒的夜遊子，話拉拉兒！」姑娘聽了，益發覺得這人不但是個熟人，並且是個趣人了。

書中再整安老爺隔船靜坐，把這邊的話聽了個遍清，便踱過這船上來。大家連忙站起。舅太太道：「姑老爺來的正好。」才要把方才的話訴說一遍。安老爺道：「我在那邊都聽見了。」

你娘兒們姐妹們說的雖是頑話，我卻有句正經話。大姐姐，你這個女兒可不能白認。他這一到京，在我家墳上總有幾天耽擱，你們姑太太到家，自然得家裡歸著歸著，媳婦又過門不久，也是個小人兒呢，雖說有我們親家太太在那裡，他累了一道兒，精神有個到不到的，怎麼得舅太太在那裡伴他幾天就好了。」舅太太道：「這有甚麼要緊？我那家左右沒甚麼可惦記的，平白的沒事還在這裡成年累月的閒住著，何況來招護姑娘呢！」安老爺道：「果然如此，好極了。」說著，就站起來，把腰一彎，頭一低，說：「我這裡先給姐姐磕頭。」舅太太連忙站起來，用手摸了摸頭把兒，說：「這怎麼說？都是自己家裡的事。再合姑老爺、姑太太說句笑話兒，我自己疼我的女兒，直不與你二位相干，也不用你二位領情！」當下滿堂嬉笑，一片寒暄。玉鳳姑娘益發覺得此計甚得，此身有托。

咳！古人的話再不錯，說道是：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」據我說書的看起來，那庸人自擾，倒也自擾的有限，獨這一班兼人好勝的聰明朋友，他要自擾起來，更是可憐！即如這何玉鳳姑娘，既打算打破樊籠身歸淨土，無論是誰，叫舅母就叫舅母，那怕拉著何仙姑叫舅母呢，你幹你的，我了我的，這又何妨？好端端的又認的是甚麼乾娘！不因這番，按俗語說，便叫作「賣盆的自尋的」，掉句文，便叫作「癡鼠掩姜，春蠶自縛」！這正是：

暗中竟有牽絲者，舉步投東卻走西。

要知那何玉鳳合葬雙親後怎的個行止，下回書交代。